

從限定到轉折

張 麗 麗 *

提 要

近代漢語出現許多轉折連詞，且大多源自限定副詞，包括「但」、「但是」、「只」、「只是」、「不過」、「只不過」等。詳細檢驗六詞的歷史發展後，本文指出，六詞中除了「但是」是詞彙化而成，其餘各詞都是語法化而成，而且這五詞的轉折用法都源自限定副詞的評價功能，但轉折義則是來自語境。從限定到轉折的演變也見於其他語言，文中也將探討其他語言中兼表限定與轉折的詞語，一窺其中的演變共性。¹

關鍵詞：限定副詞、轉折連詞、語法化、詞彙化、意合式、形合式、轄域

本文於 100.08.30 收稿，101.02.22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¹ 本研究在檢索相關文獻時，使用中央研究院建構之多種語料庫，包含「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與「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特此聲明致謝。



Dan, Danshi, Zhi, Zhishi, Buguo, Zhibuguo: Chinese Adversative Conjunctions Deriving from Exclusive Adverb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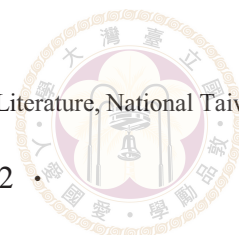
Chang Li-Li*

Abstract

Many adversative conjunctions have emerged in Chinese during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and most of them originate from exclusive adverbs.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dan*, *danshi*, *zhi*, *zhishi*, *buguo*, *zhibuguo* reveals that *danshi* emerges from lexicalization while the other five adversative conjunctions, from grammaticalization. These five conjunctions are derived from the evaluative function of exclusive adverbs, but their adversative meanings appear based on the context. This linguistic change can also be found in other languages; by observing these foreign words, a firmer grasp of this change is therefore acquired.

Keywords: exclusive adverbs, adversative conjunctions, grammaticalization, lexicalization, parataxis, hypotaxis, scop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從限定到轉折*

張麗麗

一、前言

1.1 研究概況簡述

現代漢語最重要的轉折連詞大都源自限定詞，如「但」、「但是」、「只是」、「不過」等。這樣的演變在漢語史上並不少見，《馬氏文通》即指出限定詞「第」、「獨」、「特」、「惟」等都可作「轉語辭」、「轉捩連字」，皆可用於「舉一事一理輕輕掉轉」。雖然限定副詞與轉折連詞之間的演變關係早已成爲學界共識，但過去研究大多集中於個別字詞，所作解釋也不夠充分，還有不少討論的空間。

關於限定詞發展爲轉折連詞的歷史演變，目前還存在若干疑點，以下分五點分述。

第一點是關於演變機制。限定詞爲何會發展爲轉折連詞？過去文獻大多從意義的層面回答這個問題，認爲限定與轉折在意義上有共通處，大致又可分兩派意見。第一派認爲限定詞由限定前方事物轉變爲修正前句，就發展爲連詞。

* 本文初稿曾於「第七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浙江師範大學，2011年8月17-20日）上宣讀，並承蒙兩位匿名審稿人及學報編輯委員惠賜許多寶貴意見，特此深致謝忱。本文爲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99-2410-H-002-217-MY2）部分研究成果，並獲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楊素梅女士協助整理核對語料，謹此致謝。

王霞 (2003: 93) 探討「不過」的演變、席嘉 (2004: 745) 探討「只是」的演變，以及邵妍 (2007: 11, 20-21, 2009: 46-47) 探討「不過」與「只是」的歷史演變，都持此一觀點。然而，限定與修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關係，很難以同一詞的語義變化來說明。

第二派則認為其演變是由限定事物發展為限定語言自身。沈家煊 (2004: 36) 探討「不過」的歷史演變，提出「元語推導」的概念，認為限定副詞「不過」原用於限制事物的數量或範圍，也能用來限制語言自身的數量或範圍，也就是從語言層次進入元語 (meta-language) 層次，「不過」便從副詞變為連詞。然而此意見只是指出限定副詞轉為連詞後在性質上的轉變，無法清楚交代限定與轉折的關係，沒有太大的解釋效能。席嘉 (2010: 285, 358) 探討「但」的歷史，則認為是因為說話者視角轉換，限制後分句範圍就轉變為排除前分句內容，前後分句便構成相逆關係。然而漢語的限定詞一開始所發展出的轉折關係並非排除類型，而是修正類型，這樣的解釋並不符合語言事實。

另也有從結構提出解釋的。沈家煊 (2004: 36) 還提出「不對稱並列推導」說明「不過」的歷史演變，認為聽話者往往能夠從前後並列的小句推導出額外的意思，其中也包括轉折這種不對稱關係。這樣的解釋固然沒錯，但只能解釋「不過」的演變，無法解釋其他限定詞的發展。下文追蹤各詞的歷史演變，便可看出此解釋的局限性。

第二點是關於演變條件，限定詞在什麼樣的語境下發展為連詞？大多數學者都留意到限定詞的句法位置有助於推動此項演變。席嘉 (2004: 745) 探討「只是」的演變，認為限定副詞「只是」可以出現在主語之前，就有可能從分句之內轉為分句之外，而被重新分析為連詞。金春梅 (2005: 107) 探討「但」的演變，認為當副詞「但」出現在謂語前，也可被理解為出現在無主語句的小句之前，「但」就有可能向連詞轉化。這些觀察雖能指出副詞與連詞在句法上的共通點，但未能回答更為基本的問題：限定詞是搭配什麼樣的語境才得以發展為轉折連詞？限定詞為何會位於那樣的語境中？和其限定功能有何關係？這些問題本文都將嘗試回答。



第三點是關於句法判定，從歷史追蹤的角度來看，該如何判定限定詞已降類為轉折連詞？由於限定詞在連接轉折關係時往往還帶有限定意味，故在判定時存在一定難度。過去相關研究並未就此點提出清楚說明，所提意見往往呈現分歧狀態，例如關於「不過」發展為轉折連詞的時間，學界所判定時代就有北宋（王霞 2003）、明朝（蔣冀騁、吳福祥 1997）與清朝（沈家煊 2004），落差甚大。又例如「只」在歷史上是否發展為轉折連詞，目前也尚未有定論。可見要能妥善說明這方面的演變，拿捏句法判定準則是至為重要的。

第四點是關於演變共性與差異。「但」、「但是」、「只」、「只是」、「不過」、「只不過」等詞的演變相同嗎？存在哪些差異？如何解釋這些差異？過去研究大多針對個別字詞展開討論，² 即使有專書或專文探討多詞，³ 但大多不進行比較，或只略作比較。比較這幾個詞的演變將有助於掌握漢語這方面的演變共性，能對此演變提出更為周延的觀察。

第五點是關於跨語言比較。世界上有許多語言也存在兼表限定 (exclusive) 與轉折 (adversative) 的用詞，例如英語的 *but* 與 *only*、德語的 *nur* 與 *allein*、荷蘭語的 *maar*、法語的 *seulement* 等。瞭解其他語言的平行演變將有助於深化這方面的研究，也值得一併觀察。

1.2 限定詞的功能

在現代句法領域中，限定詞大多歸入範圍副詞。一般說來，範圍副詞含有總括性範圍副詞，如「都」、「全」、「皆」等，以及限定性範圍副詞（本文一律簡稱為限定副詞），如「只」、「僅僅」等，可以說限定詞是範圍副詞的

² 例如探討「但」或「但是」這方面演變的有鄭劍平 (2002)、王磊 (2003)、金春梅 (2005)、蔡甜 (2007)、李豔軍 (2010) 等文，探討「只」或「只是」這方面演變的有席嘉 (2004)、柏靈 (2006)、蔡甜 (2007)、邵妍 (2007, 2009) 等文，探討「不過」這方面演變的則有張誼生 (2000)、王霞 (2003)、Wu (2003)、劉利 (2004)、沈家煊 (2004)、張瑩 (2010) 等文。

³ 如太田辰夫 (1987 [1958])、向熹 (1993)、蔣冀騁、吳福祥 (1997)、周剛 (2002)、邵妍 (2007)、蔡甜 (2007)、席嘉 (2010) 等文。



一個次類。

限定副詞的基本功能是用於限定範圍或數量，見例句(1)和(2)。其轄域(scope)可落在句內多種句法成分之上，包括賓語，如(1a), (2a)，主語，如(1b), (2b)，謂語，如(1c)，補語，如(2c)，甚至是介詞賓語、定語等，如(1d), (2d)。例中轄域以方括弧標示，以下皆同。

- (1) a. 他只吃[米飯]，不吃麵食。
 b. 僅僅[王小姐]看到那份資料。
 c. 他只會[打球]，不會游泳。
 d. 他只幫[老張]倒水。
- (2) a. 他只吃了[半碗飯]。
 b. 僅僅[一個人]看到那份資料。
 c. 他只跑了[兩趟]。
 d. 公司上個月只發[兩禮拜]的薪水。

轄域是指限定副詞所限定的對象，一般為緊接在其後之短語中。例如在例(1a)中，賓語是轄域所在，是「只」所限定的對象，限定其範圍為「米飯」。

大部分的限定副詞還有第二個功能，用於評價某事物的份量輕，其轄域可以是賓語或謂語，如例(3)和例(4)所示。本文特將此用法與前一種區別開來，前種稱為限定功能，此種為評價功能。

- (3) a. 他只是[個學生]。
 b. 那不過是[一張臨摹作品]。
- (4) a. 他只是[隨便說說]而已。
 b. 他不過[開玩笑]罷了。

有時候，同一個語句允許雙重理解，如下所示。

- (5) a. 他只加了[圍巾]。——限定範圍（沒加別的）
 b. 他只加了[圍巾]。——評價份量輕（而不是加上披風）
- (6) a. 他只吃了[半碗飯]。——限定數量
 b. 他只吃了[半碗飯]。——評價份量輕

爲求分類簡潔，本文一律將限定範圍及數量的用法優先歸入限定功能。但限定與評價這兩種功能的區分是有必要的，因二者存在多種差異。首先，在主觀性上，評價功能的主觀性較高，因爲是否份量低，是出於說話者的主觀評價，沒有共通的標準。而限定功能則往往只是陳述事實，例如「他只喝紅酒，不喝白酒」就不帶說話者的主觀判定，純屬客觀陳述。其次，限定用法與評價用法的斷言不同。下面第一組是限定用法的預設(presupposition)與斷言(assertion)（引自蔡維天 2004: 102⁴），第二組則是評價用法的。由斷言的差異可見限定功能有強烈的排他性與窮盡性，⁵而評價功能則弱得多。

(7) 他只喝紅酒。

預設：他喝紅酒。

斷言：他不喝紅酒以外的酒。

(8) 他只是喝紅酒。

預設：他喝紅酒。

斷言：他沒做比喝紅酒更嚴重的事情。

限定副詞用於評價時只能往輕裡說，不能往重裡說，故不能用於強調陳述，如例句(9b)，也不能用於程度高的陳述，如例句(10b)。

(9) a. 這個方式只是[多花點時間]。

b. * 這個方式只是[沒有用的]。

(10) a. 他只是[有點迷糊]。

b. * 他只是[非常迷糊]。

評價用限定副詞可出現於多種分句之中，包括條件分句、原因分句、目的分句、結果分句等，在這些用法中限定副詞都可省略而不影響句子的真假值。

(11) a. 只消[打聲招呼]，就能把事情辦好。

b. 他只是[心情不好]，所以沒理睬你。

⁴ 該文這方面討論主要是參考 Horn (1969) 的意見。

⁵ 關於限定詞的排他性與窮盡性，可分別由不同的句式檢測，可參見蔡維天 (2004: 99-101)。



- c. 他這麼說，只[是想幫助你]。
 d. 他弄丟了一份公文，只[被責備了兩句]。

限定詞還可發展出其他副詞用法，如表示反覆/單單、照舊、徒然等義。⁶

- (12) a. 他只是閉著眼睛搖頭。
 b. 無論你怎麼苦口婆心地教育，他只是不改。
 c. 這麼做只是浪費時間。

除了作副詞，限定詞還能作連詞，用於修正前方命題，⁷與前命題構成轉折關係。此用法中，限定詞的轄域為整個句子或句段，限定詞出現在主語之前。

- (13) a. 他很能幹，只是[脾氣不大好]。
 b. 當然要去，只是[現在還太冷，路面可能會結冰]。

在此用法中，限定詞提出威脅到前方論述的情況，但是份量輕微。由下面例句可看出，由限定詞「只是」帶領的轉折分句不可以是正面陳述，也不可以是太嚴重的情況。文獻多稱此類用法為輕轉或修正性轉折，本文從後者。

- (14) a. * 他脾氣不大好，只是[很能幹]。
 b. * 他很能幹，只是[脾氣很不好]。

限定詞還能連接因果複句，用例如下。此用法中的「只是」出現在主語之前，超出副詞的句法表現，宜分析為連詞。在此，限定詞也是引介份量輕的情況，所帶領分句一樣不能是太嚴重的情況，一樣帶有鮮明的限定詞色彩。

- (15) a. 只是[秘書不小心打錯了一個字]，他就大發脾氣。
 b. 他發了一頓脾氣，只是[秘書不小心打錯了一個字]。

⁶ 例句 (12a, b) 轉引自陳偉琳 (2001: 52)。

⁷ 呂叔湘 (1992 [1942]: 351) 即指出，在轉折功能詞中，限定詞「只是」、「不過」等詞是「意在修正」，不同於「反」、「倒」、「偏」等詞是表示「軼出預期」。呂叔湘 (1999) 亦指出連詞「只是」「表示輕微的轉折，意思重在前一小句，後一小句補充修正上文的意思。語氣委婉，跟『不過』相近。」而連詞「不過」則是「補充、修正上文的意思」或是「補充同上文相對立的意思」。

歷史上，限定詞還能連接條件複句，如下。在這樣的用法中，限定詞「但」與「只」都出現在主語之前，也宜分析為連詞。⁸

(16) a. 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盈虛。（《魏書·王肅列傳》）

b. 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魏書·高閭列傳》）

(17) a. 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朱子語類》卷63）

b. 只[他人所不知]，雖在眾中，便是獨也。（《朱子語類》卷24）

總之，限定詞可有多種功能，其中與本文相關的三項如下：

- 一、限定用限定副詞，用於限定範圍或數量，轄域為句內成分。
- 二、評價用限定副詞，用於評價某事物的份量低於常態或預期，轄域為謂語或賓語。
- 三、修正性轉折連詞，用於委婉修正前方命題，引介負面但不嚴重的事件，轄域為句子或句段。

現代漢語限定詞在上述諸功能的分布上不盡相同，「但」與「但是」只有第三種用法，「只」只有第一及第二種用法，「只是」與「只不過」只有第二及第三種用法，「不過」則三種用法都有。下文將透過歷史觀察解釋各詞功能分布。

1.3 本文主張

限定詞如何發展為轉折連詞？也許是因為這個問題看來簡單，過去不曾引起太熱烈的討論。然，1.1 小節中已提出五點有待深入的議題，足可說明此現象並不見得單純。對於過去各家的看法，本文不完全同意，將提出若干修正意見，並將之用於解析「但」、「但是」、「只」、「只是」、「不過」和「只不過」的歷史演變。

⁸ 關於「但」作充分條件連詞的歷史演變，可參見張麗麗(2009/09)。

先釐清限定詞三方面特性。

第一，是關於限定副詞的限定對象，究竟句中被限定的對象在後，還是在前，目前學界存在兩派意見。一派認為限定詞的轄域在後，限定詞用於限定後方陳述（陳偉琳 1998、董秀芳 2003、沈家煊 2004: 36、席嘉 2010: 285 等），另一派則認為限定詞後方陳述用於限定其前方成分（王霞 2003: 93、席嘉 2004: 745、邵妍 2007: 11, 20-21、張瑩 2010 等）。第一派看法如 1.2 小節所述，第二派看法可以張瑩(2010)為代表。該文認為限定副詞「不過」的限定對象和所限範圍不同，例如在「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國語·魯語上·季文子論妾馬》）中，「子服之妾衣」是限定對象，「七升之布」是所限範圍，後者用於限定前者。其實這兩套看法並不相矛盾，一個著重限定副詞本身的限定指向，另一個則著重限定副詞所在謂語對主語的限定作用。僅就本文所論演變而言，我們認為第一派著重的限定功能才是推動其演變的關鍵。釐清此概念將有助於梳理限定詞的演變脈絡。

其次，過去文獻大多認為限定詞的轉折功能源自其限定功能，然而本文卻認為是源自其評價功能。換句話說，限定副詞要發展為轉折連詞，需先具備評價功能。太田辰夫(1987 [1958]: 299)認為連詞「不過」源自表示「輕視或謙遜」的副詞，顯然就是強調其評價功能。在修正性轉折語境中，限定詞主要表示所引介的內容份量低，屬於輕微情況，這點是限定副詞的評價功能，而非限定功能。有了這層理解，將可有效解釋各限定詞在這方面的演變差異。

第三，限定詞所發展出的轉折用法可分兩種：一種為輕轉，還帶有限定詞特性，本文稱之為修正性轉折連詞；一種為重轉，已全然脫去限定詞特性，本文稱之為一般轉折連詞。例如現代的「只是」就是第一種情形，而「但」則屬第二種情形。此一分野可以有效區別各限定詞在此語法化路徑上的進展。

在確認上述限定詞特性的前提下，本文主張由限定副詞到轉折連詞的演變經歷下列四個階段。

階段 I：限定範圍或數量，是為限定用限定副詞

階段 II：評價份量輕，是為評價用限定副詞



階段 III：修正前方命題，即所謂的輕轉，是為修正性轉折連詞

階段 IV：連接各種轉折關係，即所謂的重轉，是為一般轉折連詞

由限定到轉折需經歷階段 II，這樣的主張是基於下列幾點理由。一、限定副詞用於評價時，其轄域擴大到整個謂語，才有可能進一步發展為連詞；二、限定副詞用於評價時，才得以用於修正前文，而發展為修正性轉折連詞。這樣的主張可以解釋為何有的限定詞在此線發展會受到較強的限制，像是「只」。

句法上，限定副詞與轉折連詞有下列三點差異。一、限定副詞搭配一般語境，而轉折連詞只搭配轉折語境；二、限定副詞出現在主語與謂語之間，而轉折連詞則出現於主語之前；三、限定副詞出現在語氣副詞或部分時間副詞之後，如「他畢竟只是隨便說說」、「他仍舊只是隨便亂寫」，而轉折連詞則出現在語氣副詞或這些時間副詞之前，如「雖然輸了，只是他畢竟還年輕」、「雖然提醒他了，只是他仍舊隨便亂寫。」。在判定歷史發展時，限定詞需出現在主語或前述副詞之前，才能確定已經發展為連詞。如果只是出現在轉折語境，不宜冒然斷定為轉折連詞，因很可能屬意合式轉折語境，限定詞還是副詞，而非連詞。

關於從限定到轉折的演變機制與條件，本文也有下列三方面的觀察心得。

第一，限定詞是直接被置入修正性轉折語境，因吸納語境中的轉折義而發展為轉折連詞。在先秦，修正性轉折複句中的限定詞不盡然是連詞或副詞，也可以是語氣詞，如下面例句中的「耳」。

- (18) a.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孟子·告子上》）
- b.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孟子·告子上》）
- c.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孟子·告子下》）

複句關係有所謂的意合式 (parataxis) 與形合式 (hypotaxis)，(Hopper & Traugott 2003 [1993]: 178) 前者不靠任何句法成分聯繫，而是靠語義聯繫，後

者則是由連詞、關聯副詞等句法成分聯繫。例(18)就是靠意合式聯繫，並沒有任何句法成分聯繫其間的關係。由此可推，限定副詞應該也可以如限定語氣詞一般，直接用於這樣的表達格式之中，評價所在句的份量。但限定副詞與限定語氣詞不同的是，它位於銜接前後句的關鍵位置，故得以重新分析為轉折連詞。有了這層認識，更能看清限定詞在此類表達中的作用及演變情形。

第二，限定詞也可能搭配另一種語境而發展出轉折用法，是帶領原因分句又與前文形成轉折關係的語境，例如在「他原本答應一起去，不過被說了一句，就生氣離開了」中，「不過」可以理解為帶領原因分句，也可以理解為連接前後文的轉折連詞。歷史上「但」、「只」、「不過」與「只不過」發展為轉折連詞的關鍵期間，都可見到此類用例。這是結構歧義造成的演變，轉折義也來自語境。此一演變途徑的前提在於限定詞必須先具備帶領原因分句的功能，這又涉及了限定詞的基本特性。1.2 小節已提及，限定詞的評價功能促使其發展出帶領原因分句及條件分句等連詞用法，見前所列例(15)-(17)。這點也說明，限定詞本身的意義與轉折沒有直接關聯，其轉折義就和原因義、條件義一樣是從語境而來。

第三，限定副詞「不過」發展為轉折連詞則稍有不同，雖也是置入意合式轉折複句，但該語境同時也是鬆散的並列結構。歷史上「不過」的主要功能是對話題加以評論，而當前句也用於評論同一話題時，由於居後的「不過」句帶領份量低且負面的評論，這前後並列的句式有時就帶有轉折義，而此結構義被吸納後，「不過」便發展為轉折連詞。沈家煊(2004)所提「不對稱並列推導」確實能用於解釋「不過」的歷史演變，不過無法延伸解釋其他限定詞的歷史。

本文也將觀察其他語言的相關演變，從更寬廣的角度揭示限定詞與轉折句的關聯。文中將特別介紹托克皮欽語 *tasol* 的演變，此限定詞的轄域在前，但卻不妨礙其演變為轉折連詞，故觀察其演變能夠更充分掌握限定詞與轉折複句的關係。

以下二、三、四節將依序分述「但」與「但是」、「只」與「只是」以及



「不過」與「只不過」發展為轉折連詞的歷史過程，然後於第五節進行跨語言比較。礙於篇幅限制，本文將偏重探討「但」、「只」與「不過」三詞的歷史演變，「但是」、「只是」與「只不過」的發展則僅擇要論述。

二、「但」與「但是」的歷史

本節將說明，限定副詞「但」主要用於評價，而非限定，這是「但」此線發展蓬勃的重要基礎。而「但是」則是由轉折連詞「但」所構成，直接承繼「但」的句法功能。

2.1 限定副詞「但」

《說文》：「但，襁也。從人，旦聲。」段玉裁注：「今之經典凡但襁字，皆改為袒襁矣。」「但」和袒露之義的「袒」可能有淵源關係，「但」可能又從袒露義、空義發展出徒然義和僅僅義。（金春梅 2005）

表僅僅義的「但」出現於戰國晚期，目前只在《戰國策》見到一例，出現在否定詞「非」之後。這個例子中「但」評定「攻梁」的份量輕，是用於評價。

- (19) 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戰國策·魏策三·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

兩漢時期限定副詞「但」的數量緩慢增加，《史記》只六例，《漢書》則超過五十例。此時期的「但」一樣是以評價用法為主。

- (20) a. 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史記·梁孝王世家》）
- b. 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史記·李斯列傳》）
- c. 王莽時，但[空語]，無施行者。（《漢書·溝洫志》）
- d. 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漢書·趙充國辛慶

忌傳》)

當時還出現「但」與限定語氣詞「耳」、「而已」等共現的情形，如下。在這些用例中，「但」可有兩解，或解作評價用法，表示後方謂語份量低，與限定語氣詞搭配能更強化限定評斷；或解作限定用法，表示後方謂語是唯一的情形，句中的評價語氣則來自限定語氣詞。下文限定語氣詞皆標以曲底線。

- (21) a. 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漢書·陳勝項籍傳》)
- b. 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漢書·霍光金日磾傳》)
- c. 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

當時也有「但」用於限定的確例，但數量少得多。以下爲《史記》與《漢書》二書中僅見的用例，其中有些解讀爲評價用法也合適。

- (22) a. 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 b. 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史記·秦始皇本紀》)
- c. 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李陵〈重報蘇武書〉)
- d.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漢書·霍光金日磾傳》)
- e. 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漢書·溝洫志》)

當時「但」也出現於讓步分句之後。雖然轉折分句也能出現在此句法位置，但不能據此就斷定其中的「但」已轉爲轉折連詞，「但」仍爲評價用限定副詞。

- (23) 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董仲舒〈雨雹對〉)



整體而言，先秦到兩漢，限定副詞「但」主要用於評價，其限定功能相對不發達。

2.2 轉折連詞「但」

學界大都認為轉折連詞「但」出現於六朝，如太田辰夫(1987 [1958]: 298)、蔣冀騁、吳福祥(1997: 513)、王磊(2003: 40)、金春梅(2005: 107-108)等文。但各文皆未提出判定標準，本文將根據「但」的句法位置判定其成為轉折連詞的時代，並主張此功能的「但」是從兩個途徑產生。

兩漢時期「但」已出現在轉折語境中，目前只見一例。此例中「但」未出現在主語之前，還沒有充分證據顯示它已轉為連詞，仍宜分析為限定副詞。

- (24) 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漢書·外戚傳》）

要到六朝才見到「但」在此類結構中確定為連詞的用例。下例中「但」都出現在主語之前（下標以雙底線）。這些例句都搭配否定謂語，是早期此類句式的特性，屬輕轉用法。

- (25) a. 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搜神記》卷3）
 b. 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董卓》注引《山陽公載記》）
 c. 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三國志·魏書·方技傳·管輅》）
 d. 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宋書·列傳·武三王·衡陽文王義季》）

由上述兩種句式可推估其演變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具有評價功能的「但」直接用於修正性轉折複句，如例(24)所示，「但」所在位置可以被理解為小句之內，也可以被理解為小句之外，前者是副詞位置，後者則是連詞位置，限定副詞「但」因而得以被重新分析為轉折連詞，而原本意合連結的轉折複句就變成形合連結，如例(25)所示。為何「但」在此一格式中會出現在主語前？下面

這組用例點出一種可能的途徑。這三例中皆有大、小兩個主語（皆標以雙底線），「但」出現在小主語之前。在此句式中，「但」既是出現在主謂謂語之前，符合限定副詞原本特性；也是出現在主謂句之前，就帶有連詞特性了。

(26) a. 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世說新語·識鑒》)

b. 婁子伯富樂于孤，但[勢不如孤]耳！（《三國志·魏書·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崔琰》注引《吳書》）

c. 又有壺橘，形色都是甘，但[皮厚氣臭]，味亦不劣。（《齊民要術·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橘》）

其演變的另一種可能則是結構歧義所帶動的。下面用例中「但」帶領因果複句，又同時與前段論述構成轉折關係。此結構中的「但」可有兩種分析。一種是其轄域落於所在句，如方括弧所示，「但」帶領條件分句；另一種是其轄域落在整個因果複句，如曲括弧所示，「但」就是轉折連詞。

(27) a. 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漢書·匡張孔馬傳》）

b. 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漢書·佞幸傳》）

c. 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但」連接一般轉折關係的用法於六朝晚期已見得到，但數量不多。

(28)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西京雜記》卷1）⁹

總結前述，限定副詞「但」出現在戰國晚期，以評價用法為主，六朝時期則發展出修正性轉折連詞的用法，並進而發展出一般轉折連詞用法。其演變過程如下：評價用限定副詞 > 修正性轉折連詞 > 一般轉折連詞。

⁹ 《西京雜記》作者不確，一說為東晉葛洪所作，一說為西漢劉歆。

2.3 轉折連詞「但是」

「但」與「是」合用出現於東漢，目前僅見一例，見例(29)，是帶領條件分句的用法。六朝至唐末「但是」一直以此用法為主，見例(30)。不過此用法與本文主題無關，下不論。

(29) 但是其人，明爲其開，非其人則閉。（《太平經·卷55·知盛衰還年壽法第八十三》）

(30) a. 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爲所嫉。（《魏書·廣陽王建／深列傳》）

b. 宅在靈臺南，近洛河，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洛陽伽藍記·城南·大統寺》）

c. 但是教令作罪，皆以所犯之罪，坐所教令。（《唐律疏議》卷4）

d. 但是貧寒速遍尋，無論好醜須濟（齊）赴。（《變文·雙恩記第七》）

六朝時期「但是」還出現另一種用法，表「不過是」，如下。

(31) a. 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食祀之。（《搜神記》卷19）

b. 說於言教，亦無所說，但是[音聲]，無有言辭。（西晉竺法護《佛說無言童子經》卷上）

在此用法中，「但是」後接名詞性短語，「是」爲主要謂語，「但」爲限定副詞，用於評價。此用法的「但是」在六朝不多見，即使在唐朝也只分布於少數典籍中，都是後接名詞性短語。

(32) a. 汝見頭上有髮，髮但是[毛]，象馬之尾亦皆爾也。（《法苑珠林》卷21）

b. 其腰已下肉如人，腰已上但是[枯骨]。（《法苑珠林》卷75）

c. 此但是[頓教]，亦名爲大乘，迷來經累劫，悟則剎那間。（《六祖壇經》）

d. 被送來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種百姓]，枉被捉來。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

另一方面，六朝時期已見到轉折連詞「但是」，見例(33a)；過去學者則認為轉折連詞「但是」出現於晚唐，如太田辰夫(1987 [1958]: 298)、蔣冀騁、吳福祥(1997: 514)、周剛(2002: 196)和柏靈(2006: 38)等，所舉例句為(33b)。

(33) a. 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宋書·吳喜列傳》)

b. 縱然子孫滿堂前，但是[恩愛非前後]。(《敦煌歌辭總編·卷5·十二時(天下傳孝)》)

在這兩個例子中，「但是」皆出現在主語之前，轄域落於整個句子，功能相當於連詞。不過例(33a)中「但是」所連接的是輕轉關係，而(33b)中則連接一般轉折關係。這兩例中的「但是」是從例(31)此類的限定短語「但是」發展而成？還是轉折連詞「但」後接「是」所構成？周剛(2002: 196)和柏靈(2006: 38)都認為是第二種情形，本文同意此觀點。「但是」與「但」不同，排除帶領條件分句的用法，「但是」在六朝與唐朝時期數量極少，且大多後接名詞性短語，後接謂詞性短語的用法極少，目前只見到下面一例，可以說限定短語「但是」並沒有發展為轉折連詞的足夠條件。

(34) 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無關實教。(《廣弘明集·卷18·何承天〈報應問〉》)

從南北朝到唐朝就只見到例(33)中兩個「但是」作轉折連詞的用例，一直要到南宋《朱子語類》此用法才普及起來。此時期的「但是」除帶領分句，還能帶領句群。

(35) a. 聖人何事不理會，但是[與人自不同]。(《朱子語類》卷15)

b. 此處有意思，但是[難說出]。(《朱子語類》卷71)

(36) a. 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朱子語類》卷1)

b. 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亦能於壁間寫字，但是[墨較淡，不久]



又無]。(《朱子語類》卷3)

由於「但是」出現轉折連詞用法前，其限定用法主要是後接名詞短語，與連詞功能差異甚大；也由於轉折連詞「但是」沒有經歷漸變的過程，在宋朝突然大量出現，就是成熟的轉折用法，不但能後接分句，還能後接句群，故本文推斷轉折連詞「但是」是轉折連詞「但」與「是」詞彙化而成，而非從限定短語發展而成。是故，「但是」的轉折功能是承繼自轉折連詞「但」，而不是語法化而來。

三、「只」與「只是」的歷史

在現代漢語，「只」沒有轉折用法，然而在歷史上卻曾短暫出現過少量此類用法，而「只是」則一直是高頻轉折連詞。本節將說明，「只」與「只是」在此線演變上的對比，與二詞作為限定副詞的功能取向有關。

據裘錫圭(1995: 217-218)，限制副詞「只」在古代借兩種字體表示，或是借「祇」字，或是借「只」字，而且「祇」也寫作「祗」，並經常訛作「祗」、「祗」、「祗」及「祗」。故下文將分兩線追蹤，一線追蹤「祇」、「祗」、「祗」、「祗」、「祗」及「祗」的演變，另一線則追蹤「只」的演變。第一線所追蹤的這幾個字體有各自的本義，¹⁰在文獻中，最常見到的是示字邊這兩個字體，故下文中，例句遵循典籍所載字體，行文中則一律以「祇／祗」統稱之。

先秦至六朝，「祇／祗」主要表適巧之義，雖與限定副詞有相通之處，但沒有充分證據說明在該時期「祇／祗」可用作純粹的限定副詞。至於「只」，則從六朝開始作限定副詞，而且是以限定用法為主。

¹⁰ 《說文》提到其中三個：「祗，祗裯，短衣。從衣氏聲。」「祗，地祗，提出萬物者也。從示氏聲。」「祗，敬也，從示氏聲。」



3.1 先秦至六朝的「祇／祗」

先秦時期，「祇／祗」除了作名詞表神祇之義外，主要用於表示尊敬以及適巧之義，見下面兩組用例。

- (37) a. 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尚書·周書·金縢》）
 b. 昭假遲遲，上帝是祗。（《詩經·商頌·長發》）
 c.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禮記·月令第六之三》）
 d. 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國語·周語上·虢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
- (38) a. 胡逝我梁，祗攪我心！（《詩經·小雅·節南山之什·何人斯》）¹¹
 b.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¹²無思百憂，祗自疢兮。¹³（《詩經·小雅·谷風之什·無將大車》）
 c. 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左傳·昭25》）¹⁴
 d. 無損於魯，而祗爲名，不如歸之。（《左傳·哀13》）¹⁵
 e. 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祗罹咎也。」（《國語·晉語一·史蘇論獻公伐驪戎勝而不吉》）

第二組表適巧義的「祇／祗」若理解爲限定義也是說得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時期，適巧義的「祇／祗」常與語氣詞「焉」搭配，但兩漢起則更常

¹¹ 鄭玄箋：「祇，適也。」

¹² 鄭玄箋：「祇，適也。」孔穎達疏：「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己。」

¹³ 鄭玄箋：「以眾小事爲憂，適自病也。」孔穎達疏：「無思百眾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己。」

¹⁴ 杜預注：「祇，適也。」

¹⁵ 杜預注：「適爲惡名。」



搭配限定語氣詞「耳」，見下面兩組用例。

- (39) a. 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左傳·昭 13》）
 b.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左傳·昭 26》）
 c. 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左傳·定 4》）
 d. 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左傳·哀 14》）
- (40) a. 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史記·楚世家》）
 b. 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史記·周本紀》）
 c. 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史記·項羽本紀》）
 d. 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
 （《漢書·司馬遷傳》）¹⁶

這兩組用例中的「祇／祇」用法相當，只是搭配的語氣詞不同，其中例(39a)與(40a)語出同源。此用法的「祇／祇」轉而搭配限定義語氣詞，或可說明「祇／祇」的限定特性轉趨明顯，但是無法據此就斷定這些用例中的「祇／祇」已轉爲限定副詞。即使此轉變成立，究竟是詞義衍生還是字型假借造成的，也很難說。

兩漢與六朝時期還有不少「祇／祇」的用例可同時解作適巧與僅只，見下面兩組用例。這些用例也有相同的使用特性，大都出現在句段之末，表示前段陳述所導致的後果。

- (41) a.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漢書·賈鄒枚路傳》）¹⁷
 b. 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漢書·竇田

¹⁶ 顏師古注：「祇，適也。」

¹⁷ 顏師古注：「祇，適也。」

灌韓傳》)

c. 以不宜改而變，祇取災焉。(《論衡·明雩》)

(42) a. 子康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後漢書·逸民列傳·逢萌》)

b. 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三國志·魏書·鍾會》)

c. 多言寡誠，祇令事敗。(《宋書·志·樂三》)

六朝時期的「祇／祇」主要還是表示尊敬及適巧義，表適巧義的用例中有的還可解作僅只義，如前組用例所示。另外還有極少數的「祇／祇」似乎更宜理解為僅只義，如下，但仍無法完全排除這些用例可解作適巧義。

(43) a. 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張衡〈東京賦〉)

b. 所以枕戈泣血，祇以兄弟之讎。 (《宋書·文五王列傳·桂陽王休範》)

c. 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南齊書·王敬則列傳》)

可以說，先秦到六朝，表適巧義的「祇／祇」與限定用法有相通之處，但目前沒有見到「祇／祇」在六朝以前有純作限定副詞的用例。

3.2 限定副詞「只」

「只」這個字型出現得很早，但是在先秦兩漢的傳世文獻中「只」是作語氣詞，《說文》：「語已詞也。從口，象氣下引之形。」語氣詞「只」與本文探討的限定副詞「只」並無淵源關係，故此不論。

六朝時期，「只」這個字型開始借作限定副詞，可用於限定，也可用於評價，見例(44)與(45)，但分布上以前者為主。¹⁸

¹⁸ 六朝時期的限定副詞「只」也用於條件分句，此用法特別偏重「只」限定數量與範圍的功能，由此也可見出當時「只」的限定用法較為發達。

- (44) a. 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世說新語·任誕》注引《晉陽秋》）
- b. 人時登採拾，只得[於上飽噉]，不得持下，——迷不得返。
（《齊民要術·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桃》）
- (45) a. 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三國志·蜀書·黃李呂馬王張傳·張嶷》）
- b.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賀循〈報虞預書論揚方〉）

唐朝時期「只」的使用頻率大幅提高，更清楚顯示其功能以限定用法為主。最常見的是限定範圍，見例(46)；也可限定數量，見例(47)。

- (46) a. 只見[母憐兒]，不見兒憐母。（王梵志詩卷2）
- b. 今年只請[道士]，不請僧也。（《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
- c.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李白〈獨坐敬亭山〉）
- (47) a. 朕只許[一座具地]，此僧敷一座具，遍滿五臺，大奇。（《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3）
- b.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杜甫〈漫成一絕〉）
- c. 去家才百里，為客只[三旬]。（白居易〈西還壽安路西歇馬〉）

「只」以限定用法為主，還表現在各種連用格式上，有後接介詞的「只因」、「只緣」、「只在」、「只向」、「只與」、「只共」等，後接情緒動詞的「只願」、「只欲」、「只恐」、「只怕」、「只畏」、「只愁」、「只憐」、「只恨」、「只嫌」等，後接言談動詞的「只言」、「只怪」等，後接能願動詞的「只應」、「只可」、「只能」、「只須」、「只堪」等。這些用法中，「只」都用於限定範圍。

其用法特性也表現在複句格式中。當時「只」能引介多種分句，包括前置條件分句、後置條件分句、前置原因分句、後置原因分句、結果分句、目的分句等等，依次列於下。在這些用法中，「只」也是用於限定範圍。

- (48) a. 只[將國主半朝善]，便抵凡夫萬劫修。（《變文·長興四年中興

殿應聖節講經文》)

- b. 欲散白頭千萬恨，只消[紅袖兩三聲]。(白居易〈雲和〉)
- c. 只緣[薄福德]，不久見身亡。(《變文·歡喜國王緣》)
- d. 重馱捧打遍身穿，只爲[前生偷他物]。(《變文·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二)》)
- e. 賤妾只生一箇子，只合[在家養親老]。(《變文·漢將王陵變》)
- f. 君王懇切禮花臺，只望[金言爲眾開]。(《變文·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

唐朝的限定副詞「只」也能用於評價，但數量不多。

- (49) a. 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王維〈少年行〉，四首之三)
- b. 甕頭春酒黃花脂，祿米只充[沽酒資]。(岑參〈喜韓樽相過〉)
- c. 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杜甫〈薄遊〉)

總言之，限定副詞「只」出現於六朝，到唐朝就十分普遍，並以限定用法爲主。

3.3 轉折連詞「只」

唐五代時期「只」帶領的句子已出現在讓步分句之後。雖然這是轉折分句常出現的句法位置，但這些用例中「只」都直接後接謂語，沒有出現在主語前的用法，而且「只」都用於限定，而非評價，很難說「只」在此類句式中已成爲轉折連詞。

- (50) a. 縱有千萬學徒，亦只許[一人]承後。(《神會語錄》)
- b. 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高適〈九日酬顏少府〉)
- c. 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司空曙〈江村即事〉)
- d. 是即是，只欠[禮三拜]。(《祖堂集》卷10〈長慶和尚〉)
- e. 雖然如此，只欠[一問]。(《祖堂集》卷19〈觀和尚〉)

要到南宋「只」才出現在修正性轉折語境中，而且「只」不用於限定，而

是評價。此現象再次說明限定詞的評價功能與轉折的緊密關係。特別的是，就和「但」一樣，此類用法中的「只」最常搭配否定謂語，見例(51)，另外還可搭配被動謂語，見例(52)，可見得當時「只」的修正功能也是用於點出美中不足之處。

(51) a. 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

(《朱子語類》卷4)

b. 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高，只[不合將來玩弄了]。(《朱子語類》卷40)

c. 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朱子語類》卷101)

d. 鄭文振能平心看文字，看得平正周匝，只[無甚精神]。(《朱子語類》卷118)

(52) a. 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朱子語類》卷12)

b. 此說本平易，只[被後來人說得別了]。(《朱子語類》卷26)

c. 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己私，做底便是仁。(《朱子語類》卷117)

d. 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它引去了]！(《朱子語類》卷126)

當時此類用法中的「只」已可出現在主語之前，由此可見「只」在南宋已發展為轉折連詞。在這些用例中，「只」不限於搭配否定或被動謂語，但都屬於輕轉用法。

(53) a. 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爲，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

(《朱子語類》卷61)

b. 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朱子語類》卷68)

c.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朱子語類》卷139)

d.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朱子語類》卷139)

限定副詞「只」如何成為轉折連詞？本文認為是和「但」一樣透過兩種途

徑。一種是直接放入修正性轉折語境中，被重新分析為轉折連詞，發展出像例(53)的用法。從下例可看出「只」從謂語前到主語前的句法位置轉換情形。此例可視為有大、小主語，「東坡」為大主語，「文字」則為小主語。故此例可視為「只」後接主謂謂語結構，「只」是限定副詞；也可視為「只」後接主謂句，那麼「只」就是轉折連詞。

- (54) 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
（《朱子語類》卷140）

另一種是從歧義結構重新分析而成，也就是「只」後接因果複句，又與前文構成轉折關係。下面用例皆可由兩種解讀：轄域落在單句，如方括弧所示，「只」帶領原因分句；轄域含括整個因果複句，如曲括弧所示，「只」則為轉折連詞。

- (55) a. 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朱子語類》卷2）
b. 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
（《朱子語類》卷14）
c. 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它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朱子語類》卷45）
d. 以程子說細考之，當初不是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脫一兩字]，便和全意失了}。（《朱子語類》卷52）

雖然南宋已見到「只」作轉折連詞的用例，但此一功能並未繼續開展，反見衰微。此後「只」出現在轉折複句的用例一直很少見，而出現在主語之前的用法又更少了。下面第一組是元朝用例，第二組是《紅樓夢》中的用例。

- (56) a. 姬昌曰：「我當臨行之日，道與您眾公臣，只[不得來顧我，亦不合去]。」（《全相平話五種·武王伐紂平話》卷中）
b. 又囑太子武王曰：「吾歸冥後，你共文武和合，頻賞三軍；好看太公者，此人是太賢人也。只[不得忘了無道之君，與百邑考報仇]。」（《全相平話五種·武王伐紂平話》卷下）

- c. 秀才明日赴闕，侶爭著天祿。只[未知甚題目？甚題目？]（《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張協狀元》25出）
- d. 那裏有一箇土黃馬好本事，只[腿跨不開]。（《朴通事諺解》上）
- e. 那丈夫才記得起來麼，只[忘了買甚麼東西]。（《訓世評話》下）
- (57) a. 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紅樓夢》9回）
- b. 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紅樓夢》33回）
- c. 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只[不見粉]。（《紅樓夢》44回）
- d. 況素習以來因賈赦姬妾丫鬟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紅樓夢》69回）
- e. 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贅了]。」（《紅樓夢》87回）
- f. 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眾人看見]。（《紅樓夢》91回）
- g. 寶玉聽了，心裏卻也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裏細細的記憶]。（《紅樓夢》116回）

上面兩組用例中的「只」大都出現在謂語之前，且大多搭配否定謂語，其中只有例(56d)「只」後接主語「腿」，但此例也可理解為「只」後接主謂謂語結構，因句中還有一個大主語「土黃馬」。此類用例可能是意合式轉折，也可能是形合式轉折，很難判定「只」的詞性是副詞還是連詞。到了現代漢語，「只」作轉折連詞的用法則已衰微了。

綜合前述，「只」的演變過程顯示其轉折用法也來自評價功能，但其評價功能不發達，轉折用法也一直少見。

3.4 轉折連詞「只是」

相對於「只」，「只是」的轉折功能則很發達，此差異值得從歷史角度一探究竟。「只」與「是」連用出現於南北朝，目前只見到下面三例，或後接名詞性短語，見(58a)，或後接謂詞性短語，見(58b, c)。

- (58) a.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依人為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為當有異？」（昭明太子統〈令旨解二

諦義〉)

- b.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爲當解參差而言解俗？爲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令旨答：「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昭明太子統〈令旨解二諦義〉）
- c. 當今所殺無所徵效者，斯是眾生業滿合死故，故無報應，只是[盡其人身，還作畜生，被他屠殺]。（北涼曇無讖《金光明經·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傳》）

本文推斷這三例中的「只是」是限定副詞「只」與判斷詞「是」構成的偏正性短語，因這三個「只是」句都用於評論前方陳述，功能與當時的「是」相當。當時的「是」亦可用於評論句，一樣可後接名詞性短語，見例(59a, b)，或謂詞性短語，見例(59c, d)。

- (59) a.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世說新語·品藻》）
- b. 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世說新語·任誕》注引《襄陽記》）
- c. 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世說新語·識鑒》注引《漢晉春秋》）
- d. 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世說新語·政事》注引《晉陽秋》）

由上述推斷也可說明爲何當時「只是」與「只」存在明顯的用法差異。首先，這三個「只是」都用於評價，這是延續「是」的功能，而非「只」，因當時的「只」主要用於限定；其次，這三個「只是」的轄域都落在整個謂語，這也是延續「是」的特性，而限定副詞「只」的轄域則落在句內成分。

唐朝的「只是」確定已詞彙化，作限定副詞。下面例中的「只是」已超出判斷詞「是」的使用範圍，而接近「只」的用法，由此可推得「是」已經成爲詞內成分，附著於「只」。（張誼生 2003、董秀芳 2004）¹⁹

¹⁹ 此演變還涉及「是」的語法化，因現象複雜，又與本文關係不大，故此不論。

- (60) a. 舊業已應成茂草，餘生只是[任飄蓬]。(劉長卿〈避地江東留別淮南使院諸公〉)
- b. 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岑參〈題首蓂風寄家人〉)
- c. 年年只是[看他貴]，不及南山任白頭。(于鵠〈長安遊〉)

「只是」於唐朝便可作修正性轉折連詞，要比「只」早得多。以下用例中「只是」已出現在主語之前，連詞特性已然確立。

- (61) a. 功名一似淮西事，只是[元臣不姓裴]。(吳融〈簡州歸降賀京兆公〉)
- b. 征人豈不思鄉國，只是[皇恩未放歸]。(陳陶〈水調詞〉，十首之四)
- c. 虞韶九奏音猶在，只是[巴童自棄遺]。(陳陶〈閒居雜興〉，五首之一)
- d. 萬古湘江竹，無窮奈怨何。年年長春筍，只是[淚痕多]。(施肩吾〈湘竹詞〉)
- e. 御泉長繞鳳皇樓，只是[恩波別處流]。(劉駕〈長門怨〉)

「只是」作為修正性轉折連詞不但延續下來，且日益發達，在現代漢語使用頻率相當高，但以輕轉為主。

在此線發展上，「只是」要比「只」發達得多。「只」在六朝出現確定為限定副詞用法，但要到南宋才發展為轉折連詞，且數量不多，目前已衰微；「只是」在六朝還極少見，但是在唐朝便已發展為轉折連詞，且此功能日見興旺。從歷史表現可見出，上述差異與二者作為限定詞的功能有緊密關係。「只」一直以限定功能為主，在此線演變上也顯得微弱；「只是」則因承繼「是」的用法特性，以評價功能為主，在此語法化路徑上也蓬勃發展。這樣的差異再次印證本文主張：限定副詞得以發展為轉折連詞，是從其評價功能，而非其限定功能。



四、「不過」與「只不過」的歷史

相對於前面四詞，「不過」的演變過程相當完整，清楚呈現由動詞組一步步語法化為一般轉折連詞的過程。「只不過」則是相當年輕的轉折連詞，從其歷史也可看到從評價用限定副詞到輕轉連詞此一關鍵演變環節。

4.1 限定義動詞「不過」

「不」與「過」連用出現於先秦，作謂語，表示無差錯、不超過等義，見下面兩組用例。

(62) a.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周易·豫》）

b.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進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周易·繫辭上》）

(63) a. 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儀禮·燕禮》）

b. 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禮記·坊記》）

c. 士蔦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左傳·莊 24》）

表不超過時，除了可後接數量，如例(63)所示，還可後接範圍，可以是名詞組，見例(64)，也可以是動詞組，見例(65)。

(64) a. 立視五雉，式視馬尾，顧不過[轂]。（《禮記·曲禮上第一之四》）

b. 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公羊·僖 22》）

c. 天若胙君，不過[周公]。（《左傳·昭 25》）

d. 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國語·周語下·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鍾》）

(65) a. 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左傳·定10》）

b. 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國語·楚語上·伍舉論臺美而楚殆》）

先秦至唐朝，「不過」以動詞用法爲主。

4.2 限定副詞「不過」

限定副詞「不過」出現於戰國晚期，數量很少，可用於限定，也可用於評價，見下面兩組用例。

(66) a. 爲除守徼亭郭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戰國策·韓策一·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

b.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莊子·雜篇·盜跖》）

(67) a. 孝如曾參、孝己，則不過[養其親]其。²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鮪，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戰國策·燕策一·蘇代謂燕昭王》）

b. 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國語·周語下·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鍾》）

這兩例中的「不過」與前節所論動詞短語「不過」最大差別在於能搭配限定語氣詞「而已」或「耳」。沈家煊(2004: 34)即認爲先秦的「不過」也有作限定副詞的，但多與「而已」同現。能夠搭配限定語氣詞，顯示「不過」已經發展爲限定副詞，因爲動詞短語「不過」與限定語氣詞在語義上有相衝突處，

²⁰ 鮑本「其」字作「耳」。



無法共現。限定語氣詞用於評價份量低，需搭配明確的數量或內容，而動詞短語「不過」則是標示數量或範圍的上限，「不過 NP」所表達的不是明確的數量或內容，因此二者無法共現。在現代漢語也是如此，不能說「這裡不超過三個人而已」，只能說「這裡僅僅三個人而已」。唯有在「不過」發展為限定副詞，不再影響後接短語在數量或範圍上的明確性，才能搭配限定語氣詞。而不超過之義又是如何發展出限定義？當我們以上限來描述數量，多半是強調其少，「不過」就會帶上僅僅義，這是推論機制造成的。²¹

到兩漢時期，「不過」搭配限定語氣詞的用例更為普遍，可見其作為限定副詞的功能也更為穩固了。

(68) a. 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史記·項羽本紀》）

b. 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史記·陳丞相世家》）

c. 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史記·田儋列傳》）

d. 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e. 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漢書·魏相丙吉傳》）

不過，一直到唐五代，副詞「不過」都是以限定用法為主，其評價用法一直少見，要到宋朝才多起來。下面第一組是唐朝的可能用例，第二組則是宋朝用例。

²¹ 張誼生 (2000: 349) 認為，當「不過」後接明確數字時，除了表示以該數量為極限外，還蘊涵著「數量不大」的伴隨義，此意義被「不過」吸納後便導致其虛化。沈家煊 (2004: 34) 則認為這樣的演變是「足量準則」和「不過量準則」一起引發的。根據「足量準則」，「說話人說出不過總是隱涵『～不到』（達到）的意思，『不超過』加上『達到』就等於『僅僅』。」而根據「不過量準則」，「在數量詞語為一的情形裡，……聽話人就能從『不超過』推導出『只有』。」

- (69) a. 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菰脆而易挽，不過[乘短舫，載一甌酒，加以隱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皮日休〈五賦詩〉序）
- b. 批宿蕙，揭編茅而逞力，斷緯蕭而作勢，不過[約弱俛垂]。（陸龜蒙〈戰秋辭〉）
- (70) a. 終無尤怨者，以小人之心不過[圖寵利]而已，不以宮人見畜為恥也。（《張載集·橫渠易說》卷1）
- b. 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2上）
- c. 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18）
- d. 陛下遇臣如此，縱有小人浸潤，臣不過[去位]而已。（《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34）
- e. 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朱子語類》卷50）
- f. 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朱子語類》卷61）

先秦至唐朝，「不過」雖以動詞用法為主，但副詞用法也逐漸增多，除了限定數量和範圍，還出現了評價用法，且評價用法在唐以後有日益興盛的趨勢。

4.3 轉折連詞「不過」

關於「不過」發展為轉折連詞的年代，目前學界的看法還很紛紜。太田辰夫(1987 [1958]: 299)舉出《紅樓夢》的用例，蔣冀騁、吳福祥(1997: 515)把時代推到明朝，王霞(2003)則又推到北宋，且認為南宋已大量出現。不過，沈家煊(2004)又把時代拉到清末。本文則認為是清初，但比沈家煊(2004)所提年代稍早，詳見下文討論。

王霞(2003)認為北宋便有「不過」作連詞的確例，²²南宋《朱子語類》則

²² 王霞(2003)所舉北宋用例為：「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過，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撥武陽必矣。」（《資治通鑑》卷60）但此例中的「不過」應作「不還」。

已大量出現，例句如下。²³ 為深入討論，以下所摘錄段落比王氏原文來得長。

(71) a. 曰：「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為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朱子語類》卷27）

b.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為春秋之一治？」曰：「……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朱子語類》卷55）

c.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曰：『且看「見乃謂之象」一句。通此一句，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籍溪思之不得。……」先生曰：「若做箇說話，乍看似好，但學《易》工夫，不是如此。不過[熟讀精思，自首至尾，章章推究，字字玩索，以求聖人作《易》之意]，庶幾其可。一言半句，如何便了得他！」（《朱子語類》卷67）

這三例中，後兩例明顯不是轉折用法。例句(71b)「不過」限定轄域含有四句，是接續上面話題，批評當時人讀《春秋》誤解甚大，以為裡面每個字都有講究，其實也就像是當時史官一樣。「不過如」表示「僅僅就像」之義，和

²³ 邵妍(2007: 10)也同意此觀察。



上句持論立場相同，並不含轉折。例句(71c)的情況亦然，前段指出學《易》不是靠窮究某一句話，「不過」所帶領的論述，也是說明只要一章章讀下去就能學通《易》，與前段立場相當，沒有轉折意味。

只有例句(71a)值得細談。此例可有兩解。一解是「不過但」為前後併聯的限定副詞，這在當時是十分常見的現象，²⁴在此解中，「不過但」句與後句為對比句。另一解正如方括弧所標示，「不過」與「但」分別在不同的句法層次，「不過」帶領一組對比句，「但」則為限定副詞。在此解中，「不過」句是對前段論點的修正，帶有轉折性。但在此解中「不過」宜分析為副詞，理由有三。首先，「不過」並未出現在主語之前，而是出現在謂語前，沒有足夠證據顯示此例中的「不過」已轉為連詞；其次，此例中的「不過」雖可後接一組複句，但當時評價用的「不過」已可如此使用，見下方例(73)，所以這點不能當作「不過」已轉為連詞的證據；其三，當時「不過」的評價用法十分發達，主要出現在句段之末，對前段論述提出評論、補述或說明，此例亦可作如是觀。「不過」的這點特性可見下文說明。

細觀《朱子語類》中「不過」的用法，其評價功能相當蓬勃，且其所在句大都出現於句段之末，主要可分下列幾種情形：一、最常見的是針對前方話題（下加曲底線）提出評論，該話題或是帶有結構助詞「者」，或是一個完整單句，有時評論對象還隔了一段距離，見例句(72)；二、引介目的分句，見例句(73)；三、引介假設或條件複句的後分句，見例句(74)；四、引介讓步複句的後分句，見例句(75)。

(72) a. 聖人之教學者，不過[博文約禮兩事]爾。（《朱子語類》卷 24）

b. 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朱子語類》卷 67）

c. 《周禮》以六詩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之曰，此興也，此比也，此賦也。]（《朱子語類》卷 80）

²⁴ 《朱子語類》中計有 15 例「不過只是」、5 例「不過只」、2 例「不過但」、2 例「只不過」、2 例「但不過」。

- (73) a. 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朱子語類》卷 120）
- b. 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朱子語類》卷 136）
- (74) a. 若犯了賊，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朱子語類》卷 112）
- b. 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朱子語類》卷 129）
- (75) a. 便儘思量，不過[如此]。（《朱子語類》卷 97）
- b. 就使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戒敕州縣，不過[虛文]而已。（《朱子語類》卷 111）

以上四組用例中「不過」句性質相近，都是針對前方主題提出評論、補述或說明。在這些用例中，「不過」都後接謂語，沒有一例出現在主語之前。在其他唐宋文獻，也沒見到「不過」後接主語的用法。故本文主張此時「不過」尚未發展爲轉折連詞。

瞭解《朱子語類》中「不過」的普遍使用情形，再回頭看例(71a)。此例的第二解中，「不過」句也是對主題「他」的評論，與前段功能相當。比較例(71b, c)與(71a)，可以說「不過」句都是對前方主題的評論，有的承接前句論述，有的與前句論述逆反，在第二種情況中「不過」便可能被重新理解爲轉折連詞。

一直要到清初才見得到此類用法中的「不過」位於主語之前，如下，這說明「不過」確實已經發展爲連詞了。

- (76) a. 他說，這倒極好，不過[那太太願意沒]？（《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禳妒咒》29回〈買妓〉）
- b. 薛蟠道：「現在沒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紅樓夢》47回）

沈家煊(2004)則認爲「不過」作轉折連詞的最早例子出現在清末一些作品

中，所舉用例如下。不過其時代稍晚於前面這組。

- (77) a. 諸公要曉得間壁這位傅子平，雖然姓傅，何嘗是浙江巡撫傅理堂的姪兒；不過[說是傅某人的姪兒，人家格外相信些]。（《官場現形記》28回）
- b. 我也沒有長策。不過[這種事情，其勢已迫，不能計出萬全的]。（《老殘遊記》第16回）
- c. 這却也難怪你，父子天性，你豈有漠然不動的理。不過，[來也無濟於事]。（《兒女英雄傳》12回）

以上兩組用例中，「不過」不限於搭配份量輕的負面陳述，已是一般轉折連詞。在此之前，也陸續見得到一些可疑用例，列舉於下，其中前兩例為蔣冀騁、吳福祥(1997: 515)所舉。該文認為(78a)可分析為限定副詞或轉折連詞，而(78b)則為「不過」作轉折連詞的確定用例，本文則認為這幾例都屬過渡性用例。

- (78) a. 獨臣於陛下無功，不過[在先朝有議論絲髮之勞]。（《邵氏聞見錄》卷9）
- b. 前兩回雖贏，不過[是一猛之性]。（《西遊記》53回）
- c. 小老山野愚蒙，功行殊欠，不過[得小成之功，而為地仙]耳。（《警世通言》卷40）

這三個用例中，「不過」句是對主語的評論，同時也是對前句的修正。這樣的用例與例(71a)相當，皆可看作是「不過」從限定副詞到轉折連詞的過渡用例。

下面也是「不過」確認為連詞的早期用例。「不過」雖未出現在主語之前，但已出現在副詞「也」與「仍舊」之前，限定副詞一般出現在這類副詞之後，由此可見「不過」已發展為連詞。這類用例中，「不過」所處語境仍然不變，與前句都用於評論同一話題，屬鬆散的並列兼轉折關係。

- (79) a. 昨日高四于雖然可恨，不過[也是頑]。（《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禳妒咒》18回〈毆姊〉）



- b. 家君在此數年，布衣蔬食，不過[仍舊是儒生行徑]，歷年所積俸餘，約有二千餘金。（《儒林外史》8回）

由上可知「不過」的形成過程與「但」、「只」不盡相同。「不過」所在語境同時具備兩項特性；既是意合式轉折關係，也是評論同一主題的並列關係。沈家煊(2004)即認為此演變涉及「不對稱並列推導」，「不過」位於前後並列的兩個小句之間，透過推導而增加額外的轉折義。這是中肯的意見。該文使用「不對稱」一詞，正是認為這前後並列的小句不是典型的並列關係，而是不對稱的。由前列用例可知，其間的不對稱正是因為還蘊含著轉折關係。例(71a)的第二種解讀與例(78)、(79)的五個例子正是同時具備這兩種關係。由於前後句還蘊含轉折關係，「不過」才可能被推導出轉折義。

另外，「不過」也和「但」、「只」一樣，還可能透過第二種途徑成為轉折連詞，那就是後接因果句，並與前段形成轉折關係的情形。下面用例可有兩解，若「不過」轄域落在單句上，如方括弧所示，是帶領原因分句；若其轄域若落在整個因果複句，如曲括弧所示，則是轉折連詞了。前所列用例(77a, b)中「不過」也是搭配一樣的語境，但只能允許第二解，「不過」已發展為轉折連詞了。

- (80) a. 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焉得輕薄至此，不過{我氣急了}，拿了話激你}。（《紅樓夢》74回）

- b. 什麼福氣，不過{我屋裏乾淨些，經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紅樓夢》95回）

「不過」的歷史完整展現由動詞組一步步虛化為一般轉折連詞的過程：「限定義動詞 > 限定用限定副詞 > 評價用限定副詞 > 修正性轉折連詞 > 一般轉折連詞」。其演變也說明限定詞是由評價功能發展為轉折連詞，也是在意合式轉折複句中重新分析為轉折連詞。

4.4 轉折連詞「只不過」

在現代漢語，「只」與「不過」經常連用，而且還能用作轉折連詞。



(81) a. 班機上的售價比免稅店還低，只不過[數量有限]。

b. 或許人生就是一場大賭局，只不過[大家不願隨緣順命]。

「只不過」何時成爲連詞？其演變過程爲何？爲何是「只」與「不過」這兩個限定詞的組合？而非其他的限定詞？爲何是這樣的排序？而不是「不過只」？這些問題也都值得在此一併討論。

「只」與「不過」連用出現於南宋，一直到清朝初期數量都不多，功能相當於限定副詞，只有評價用法。

(82) a. 如大人之心千重萬折，赤子之心無恁勞攘，只不過[飢便啼、寒便哭]而已。（《朱子語類》卷 97）

b. 那裏，那裏！只不過[遊戲江湖，圖鋪啜]耳。（《桃花扇》11 齣賓白）

「只」與「不過」是當時最常見的限定副詞，前者興起於六朝，後者戰國晚期就見得到，而且二者功能相近，都是以限定用法爲主，這應該是二詞會連用的原因。如前文所述，「不過」的評價功能要到南宋才普及起來，這個時期也才出現「只不過」的連用，而且也都用於評價，因此我們推測「只」與「不過」連用可加強評價時的限定語氣。其實，南宋到明朝更常見到的是「不過只」與「不過只是」的連用，前者可用於限定或評價，後者則只用於評價，分別對應當時「只」與「只是」的功能。

(83) a. 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朱子語類》卷 4）

b. 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 17）

(84) a. 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朱子語類》卷 15）

b. 蘇子由教人看《左傳》，不過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朱子語類》卷 55）

無論是「只不過」，還是「不過只」與「不過只是」，都一樣有加強限定語氣的作用，但是後來的發展卻不同。現代漢語還有「不過只」、「不過只

是」的表達法，仍屬短語結構，尙未詞彙化，這點可由此類用例允許中插看出。例如下面兩個用例的「不過只……」都可中插「也」，說成「不過也只……」。

(85) a. 他不過[(也)只看了[幾頁]]。

b. 他不過[(也)只是[隨便說說]]而已。

但「只不過」卻詞彙化了，且進一步語法化爲轉折連詞。「只不過」於清朝晚期開始用於轉折語境，都是輕轉語境。在這些用例中「只不過」的限定意味仍很明顯，且大都是後接謂語，很難斷定是否已發展爲轉折連詞。

(86) a. 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寶姐姐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紅樓夢》62回)

b. 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紅樓夢》65回)

c. 心地兒使得，本領也不弱，只不過[老實些兒，沒甚麼大嘴末子]。(《兒女英雄傳》32回)

當時還見到下面的用例，「只不過」出現在主語之前，且與前段構成轉折關係。此例可有兩種分析，一種是「只不過」的轄域落在所在句，如方括弧所示，「只不過」帶領原因分句；另一種則是轄域落在後接複句，如曲括弧所示，「只不過」爲轉折連詞，帶領轉折句段。但此例宜採第一種分析，因爲「只不過」句中有小量描述「幾兩銀子」，與限定副詞「只不過」在意義上相呼應。

(87) 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我這一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了}。(《紅樓夢》75回)

要到民國初年才確定「只不過」已發展爲連詞，用例如下。此例中的「只不過」搭配結構與前例相仿，也允許兩種分析，但是此例宜採第二種分析，因爲例中「只不過」若理解爲限定副詞，與該句所含「更加破舊」這樣的強調語氣不相協調。

(88) 小羊圈一點沒變，只不過[各戶的街門和院牆都更加破舊，看起

來跟電影裡的貧民窟一樣]。(老舍《四世同堂》89段)

在現代漢語，「只不過」主要還是作評價用限定副詞，轉折用法較少，且只能表示輕轉。

「只不過」能詞彙化，而「不過只」卻不能夠，推測可能與韻律性有關。就詞彙化而論，音韻上前輕後重較為自然，單音節加雙音節也屬此類，²⁵而雙音節加單音節則違背此原則。這部分目前還沒法談得很清楚，有待日後進一步研探。

通過上述簡單的歷史考察，可見出「只不過」的發展與「不過」相近，都經歷由限定副詞到轉折連詞的演變，但是由於前者還帶有近代漢語最普及的限定詞「只」，限定性鮮明，所以「只不過」只限於輕轉用法，不似「不過」還發展為一般轉折連詞。

五、其他語言的平行演變

除漢語之外，許多語言也見得到限定詞兼表轉折的例子，如英語的 *but*，²⁶*only*、德語的 *nur, allein*、荷蘭語的 *maar*、法語的 *seulement*、托克皮欽語 (Tok Pisin) 的 *tasol*、現代希伯來語的 *ax, ela*、納瓦特爾語 (Nahuatl) 的 *zan*、高棉語的 *tae*、泰語的 *tεε* 等，下面是英語、德語、荷蘭語與法語的用例，分別轉引自 König (1991: 110)、Rudolph (1996: 346) 與 Inoue (2007: 7-8)。

²⁵ 據馮勝利 (2000: 117)，單音節後接雙音節的韻律結構屬於左輕右重的抑揚結構，而漢語普通重音正是屬於「右重」的類型。

²⁶ 根據 Nevalainen (1990)，英語的 *but* 也是從限定副詞發展為轉折連詞。其詞源為處所介詞 *butan* 「在……之外」，如 '*butan geweorce*' 「在森林外」(Chronicle 893)；繼而短語 *ne.....butan* 發展出限定用法，*ne* 為否定詞「不在……之外」也就是不超過、僅僅的意思，如 '*nære buton twegen dælas*' 「不超過兩部分、僅僅兩部分」(Orosius I.i. 5-6)。後來隨著詞綴 *-an* 以及否定詞 *ne* 的掉落，就單由 *but* 表示僅僅之義，*but* 也因而發展為限定副詞，如 '*bote a mile*' 「僅僅一英里」(Havelok 721)。此用法的 *but* 又再進一步發展為轉折連詞，而限定副詞用法則消失於現代英語後期 (Late Modern English, 1860-1900)。



(89) a. I wrote only [my family name].

我寫了只 我的 姓氏

「我只寫了姓氏。」

b. I'd love to go, only [I'm too busy].

我願意去 只是我 太忙

「我願意去，只是我太忙了。」

(90) a. Ich brauche nur [zwei Minuten.]

我 需要 只 兩 分鐘

「我只需要兩分鐘。」

b. Das ist schon richtig, nur [daß es dabei eigentlich nichts zu

那是 已 好 只 [關係代詞] 它那裡 真的 沒有事情 去
spotten gibt]. (Die Zeit 1988)

取笑 存在 (《德國時代週報》，1988年)

「是這樣沒錯，只是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取笑的。」

(91) a. Jan heeft maar [twee] honden.

Jan 得到 只 兩 狗

「Jan 只得到兩隻狗。」

b. In het centrum zijn de straten erg smal, maar [hier zijn ze breed].

在這 中心 是 這 街道 非常 窄 但 這兒 是 它們 寬

「市中心街道很窄，但這兒街道很寬。」

(92) a. Il boit seulement [de l'eau].

他 喝 只 水

「他只喝水。」

b. Tu peux aller le voir, seulement [ne reste pas trop longtemps].

你可以去他看 只是 不待 不太 久

「你可以去看他，只是不要待太久。」

對於限定詞與轉折詞的緊密關係，König (1991: 111) 從邏輯角度提出解

釋。該文指出，限定詞排除所在命題所允許的其他可能，而轉折連詞則挑選前方論述所推得的其他可能。²⁷ 本文則從語用的角度視之，這些語言的共通表現說明修正性轉折是表達上的基本需求。先提出正面論述，再補充不很嚴重的負面陳述，是較為禮貌的表達方式。例如「他人很好，只是脾氣不大好」，是先讚美再批評；又例如「我很想去，只是沒有時間」，是先附議再拒絕。將批評或拒絕延宕到後頭，且以限定詞強調其程度不嚴重，都使得語氣委婉。上述這四個語言的限定詞作限定副詞時也都有評價用法，用例如下。這樣的功能分布說明本文對漢語這方面演變的觀點或許也能用於解釋這四個語言的相關演變。當然，這部分還需要嚴謹的歷史考證。

(93) a. It's *only* [a fairy tale].

那是 只 一 童話故事

「那只是個童話故事。」

b. Es ist *nur* [ein Gefühl].

那是 只 一 感覺

「那只是種感覺。」

c. Het is *maar* [een Idee].

那是 只 一 想法

「那只是個想法。」

d. Il est *seulement* [un enfant].

他是 只 一 孩子

「他只是個孩子。」

漢語及上述四種語言的限定詞都有相近的句法表現，其轄域都落在後方。

²⁷ 此為筆者簡述。原文說明較詳盡複雜：“Exclusive focus particles exclude the complement of the focus value with respect to the set of values under consideration as values for a propositional scheme and adversative conjunctions select the complement of the conclusion suggested by a preceding argument as conclusion of the clause they introduce.”

但也有語言的限定詞轄域落在前方，表現迥異的語序特性，特別的是，在這樣的語言中一樣出現從限定到轉折的演變。這方面可以托克皮欽語²⁸中的多功能詞 *tasol* 為代表，根據 Inoue (2007)，*tasol* 這個詞有四個基本功能，其中有三個用法彼此相關：只（限定副詞）、就是（強調標記）、但是（轉折連詞），如下所示，前兩種功能 *tasol* 的轄域都在其前方，如方括弧標示。

(94) a. Yupela i mas yusim [Tok Inglis] tasol.

你 必須 使用 英語 只

「你只能使用英語。」

b. Em i slip long bet na [i guria] tasol.

他 躺 在 床 且 發抖 就是

「他躺在床上，就是抖個不停。」

c. A Sanmik i gutpela tasol Sanmik em i swit tumas.

哦 Sanmik 好 但 Sanmik 它 甜 非常

「哦，San Miguel(啤酒)很好，只是太甜了。」

該文根據當代用法推測 *tasol* 經歷下面的歷史演變過程：「限定副詞 > 強調標記 > 轉折連詞」。下面例句是限定與轉折的歧義結構：

(95) Aiwara i ken kam daun long nait tasol long moningtaim bai yu

眼淚 可能 來 低落 在 夜晚 只/但 在 早上 將 你

amamas gen.

開心 再

限定解讀：「你可能只在夜裡悲傷，到了早上你將再度開心。」

轉折解讀：「你可能在夜裡悲傷，但到了早上你將再度開心。」

該文對此的解釋是：在限定解讀中，焦點訊息的確認（你將在夜裡悲傷）是其斷言 (assertion)，非焦點訊息的否定（你在其他時間不會悲傷）則是其暗

²⁸ 這是巴布亞新幾內亞所說的克里奧語 (creole)，也是該地區使用得最為廣泛的官方語言。

示 (implications)；而在轉折解讀中，二者都是斷言。其中非焦點訊息的否定從暗示成爲斷言，是這兩種解讀最大的差異。要從暗示成爲斷言，是透過強調用法。在強調用法中，非焦點訊息的否定既非暗示，亦非斷言，所以可能被重新理解。

此演變與漢語有兩大差異：首先，在限定解讀中，轄域落在前，而在轉折解讀中，轄域則落在後分句；其次，*tasol* 是從限定功能發展爲轉折連詞，而非從評價功能。然而此演變也顯示，*tasol* 可以被重新分析，是因爲出現在對比句，且位於連結前後句的關鍵位置。由於 *tasol* 用於限定某行爲狀態的範圍，後接句則補述其他情況不會如此，而形成意合式的對比句。這樣的語境也含有轉折性，加上 *tasol* 位於關鍵句法位置，故容易吸納語境中的轉折義而被重新分析爲轉折連詞。

雖然其發展與漢語的演變有前述兩點差異，但仍有下列三點共通處。一、限定副詞的限定功能有利其出現在特定語境，在漢語是修正性轉折複句的後分句之首，在托克皮欽語則是對比複句的前分句之末；二、這兩種語境都帶有轉折性，轉折義都是語境所含有的；三、限定副詞都位於前後句相接的位置，此句法位置有利其發展爲連詞。

從以上數種語言的情形可認識到，限定詞與轉折之所以有緊密的演變關係，關鍵在於限定詞所帶領的句子很容易與前句或後句構成轉折關係，評價份量低的句子可用於修正前句，而限定範圍的句子則可引領對比句。無論是哪種情形，限定詞所帶領的轉折義都是從語境而來，而非來自限定義。

六、結 論

本文藉由探討「但」、「但是」、「只」、「只是」、「不過」與「只不過」這六個詞發展爲轉折連詞的過程，主張由限定到轉折經歷下列演變過程：「評價用限定副詞 > 修正性轉折連詞（輕轉）> 一般轉折連詞（重轉）」，並提出幾點不同於過去的的見解。一、漢語的限定副詞是從評價功能發展爲轉折

連詞，而非從限定功能；二、限定詞之所以能發展為轉折連詞，不是因為限定與轉折有語義上的關聯，而是因為限定詞的評價特性使之能夠用於輕轉語境，故其轉折義是來自語境；三、「但」、「只」、「只是」、「不過」與「只不過」是直接搭配意合式輕轉複句，經歷重新分析後發展為轉折連詞，所在結構也成為形合式輕轉複句。

在演變時代的判定上，考量到意合式轉折複句與形合式轉折複句的高度雷同性，也考量到限定詞還可作原因連詞，故需見到限定詞出現在主語之前且不是帶領因果複句的用例才能確定限定詞已經發展為連詞。在此標準之下，各詞各功能的出現時代彙整如下：

表一：「但」、「但是」、「只」、「只是」、「不過」與「只不過」各用法出現時期

	限定用限定副詞	評價用限定副詞	修正性轉折連詞	一般轉折連詞
但	西漢（數量少）	戰國晚期	六朝	六朝
但是			六朝	唐朝
只	六朝	六朝	南宋	
只是		唐朝	唐朝	
不過	戰國晚期	戰國晚期	清初	清初
只不過		南宋	民初	

如前文所述，除了「但是」衍生自轉折連詞「但」外，其餘五詞皆是由限定副詞語法化為轉折連詞。雖然如此，這幾個詞的演變過程仍存在不少差異，可分下列四方面來談。

首先，「只」與其他四詞的演變呈現鮮明差異：「只」只於南宋短暫出現過連詞確例，數量極少，且限於輕轉用法；而「但」、「只是」、「不過」與「只不過」的轉折連詞用法都沿用至今，且大都是高頻轉折連詞。本文認為這

與各詞作為限定副詞時的特性有關。在功能上，限定副詞「只」限定數量的用法十分普及，但很少用於評價；而另四詞則以評價用法為主，少用於限定，「但」、「只是」與「只不過」更沒有限定數量的用法；在轄域上，限定副詞「只」的轄域小，落在各種句內成分，而限定副詞「但」、「只是」、「不過」與「只不過」的轄域則要來得大，通常落在整個謂語，甚至句子或句群。正是上述差異導致四詞與「只」在此線的發展上呈現兩極分布。

其次，「但」、「只是」、「不過」與「只不過」的演變也存在差異。「但」與「不過」皆發展為一般轉折連詞，而「只是」與「只不過」則一直用於輕轉。這可能是因為「只是」與「只不過」仍是活躍的限定詞。從六朝至今，「只是」成為漢語中最重要的評價用限定副詞，「只不過」則是新興的評價用限定副詞，且二詞都含有限定詞「只」，可能因而牽制「只是」與「只不過」的連詞功能。雖然現代漢語的「不過」也能作限定詞，但其頻率相對而言要低得多，故牽制沒那麼強，不妨礙「不過」發展為一般轉折連詞。

其三，轉折連詞「但」與「不過」的發展也不盡相同。在現代漢語，「但」的使用頻率高，「不過」的使用頻率較低，且「不過」用於輕轉的比例還是來得高。呂叔湘(1999: 99)即指出，表示轉折的「不過」多用於口語，語氣比「但」輕，主要表修正性轉折。其間的差異反映的是二者在語法化程度上的差異。「但」早在六朝就發展為轉折連詞，「不過」的轉折用法則出現於清朝，在此線語法化路徑上先後有別，這應是二詞用法差異的關鍵原因。另一方面，輕轉連詞「只是」與「只不過」的發展也不盡相同。「只不過」的歷史很短，在此語法化路徑上起步要遠遠晚於「只是」，故二者的使用頻率也呈現顯著的差異。

最後，「但是」與「只是」雖然同樣是以「是」結尾的雙音節連詞，但卻是透過不同方式演變為轉折連詞。「但是」是轉折連詞「但」與「是」詞彙化而成，而「只是」則是語法化自限定副詞「只」與判斷詞「是」所構成的限定短語，與「但」、「只」、「不過」、「只不過」的演變過程相當。由此也能解釋為何「只」與「只是」的用法在歷史及現代都呈現顯著差異，而「但是」

則與「但」功能相當，二者的選用主要是起調節節律的作用。

順帶一提，現代漢語中「就是」也能帶領修正性轉折分句，如「他人很好，就是有點小氣」，但相對於限定詞帶領的句式，如「他人很好，只是有點小氣」，在語氣上稍有不同。這很可能是因為前者源自強調副詞，而後者源自限定副詞所致。礙於篇幅，本文並未深入「就是」發展為轉折連詞的過程，這方面還有待日後繼續努力。

由限定副詞發展為連詞是一種「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演變。語法化演變是單向性的 (unidirectional)，包含實詞轉為功能詞，或是功能詞轉為語法程度更高的功能詞之演變。「不過」的二階段演變：由動詞到副詞，再由副詞到連詞，說明這也是一種「再語法化」(regrammaticalization) 演變。(Greenberg 1991: 301, Hopper & Traugott 2003 [1993]: 135) 語法化演變經常含有主觀化趨勢，(Traugott 1995、Hopper & Traugott 2003 [1993]: 73, 92, 209-211) 「不過」的歷史可清楚見到由限定功能發展出評價功能，這也是一種「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 subjectivisation) 演變。(Langacker 1985, 1990) 評價功能表達說話者個人的主觀論斷，更依賴說話者對談論內容的主觀態度和觀點，其主觀性比限定功能來得高。

關於語法化現象，認知功能學派及形式句法學派都有所建樹，但著眼點各不相同。認知功能學派著重推敲引發語法化演變的機制，例如 Bybee, Perkins & Pagliuca (1994) 即主張引發演變的機制包含有：隱喻 (metaphor)、推論 (inference)、泛化 (generalization)、和諧 (harmony) 以及語境意義的吸納 (absorption of contextual meaning)。如前文所言，限定副詞得以發展為轉折連詞是由於搭配修正性轉折語境，吸納語境中的轉折義而成，涉及的演變機制正是該文所指「語境意義的吸納」。

形式句法學派則更重視結構轉變的性質以及理論架構內部的周延性，例如 Ian & Roussou (2003) 採用最簡方案理論 (the minimalist programme) 探討語法化現象，指出語法化演變包含向上的重新分析 (upward reanalysis)，關鍵詞重新分析後會成為更高階層之功能範疇的中心語。該理論認為語法化會造成結構簡

化 (structural simplification)，這是語法化在語言演變中如此普及的原因，²⁹ 且有可能改變個別語言的參數設定。本文所探討的演變也屬向上的重新分析，限定副詞被重新分析為轉折連詞，是由評價語態短語 (MP, Mood_{Evaluative} phrase) 的中心語提升為補語標誌短語 (CP, complementiser phrase) 的中心語。演變結果，漢語出現一批帶有修正特性的轉折連詞，因而改變相關的參數設定。

連詞是功能詞中語法化程度較高的一類，往往是從其他功能詞演變而成。在漢語還存在一些由副詞到連詞的語法化演變，例如限定副詞「但」語法化為充分條件連詞（張麗麗 2009 /09），強調副詞「即」、「便」、「就」、「就是」等語法化為縱予連詞（王克仲 1990、李宗江 1997、張誼生 2002、孫錫信 2005、張麗麗 2009 /11）等。據張麗麗(2009 /09: 376-380, 2009 /11: 138-140)，這兩方面的演變也是由於「語境意義的吸納」此一機制所推動的，也一樣經歷向上的重新分析。

（責任校對：陳建男）

引用書目

- * 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1958年）。
- 王克仲：〈意合法對假設義類詞形成的作用〉，《中國語文》1990年第6期，頁439-447。
- 王 磊：〈「但」的詞性演變史及其機制〉，《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18卷5期（2003年9月），頁39-41。
- 王 霞：〈轉折連詞「不過」的來源及語法化過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

²⁹ 語法化伴隨結構簡化此一主張也能用來聯繫語言習得與語法化這兩方面的關係。形式句法學派認為語言演變是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造成的。由於語言習得者偏愛簡化的結構 (simplified structure)，而當輸入訊息不夠清晰時，語言習得者便傾向將之分析為更為簡單的結構，因而造成語法化現象。（Ian & Roussou 2003: 14-17, 202-203）

-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6卷2期(2003年3月),頁90-94。
- 向熹:《簡明漢語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
- *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9月(1942年)。
- *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1月。
- 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語文研究》1997年第1期(總第62期),頁24-29。
- 李豔軍:〈連詞「但是」的語法化〉,《語言應用研究》2010年第10期,頁32-33。
- * 沈家煊:〈說「不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頁30-36、62。
- * 周剛:《連詞與相關問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 邵妍:《〈醒世姻緣傳〉轉折連詞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4月。
- 邵妍:〈《醒世姻緣傳》中轉折連詞「只是」的語法化〉,《語言應用研究》2009年第4期,頁45-47。
- 金春梅:〈「但」字小議〉,《東方論壇》2005年第3期,頁106-110。
- 柏靈:《表轉折的「X是」副連兼類詞語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5月。
- 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語言研究輯刊》第二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8月,頁189-201。
- 席嘉:〈與副詞「只」有關的幾個連詞的歷史考察〉,《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57卷6期(2004年11月),頁744-749。
- * 席嘉:《近代漢語連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5月。
- 張瑩:〈「不過」的連詞化〉,《臨沂師範學院學報》第32卷1期

(2010年2月)，頁76-79。

- *張誼生：《現代漢語副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年6月。
- 張誼生：〈「就是」的篇章銜接功能及其語法化歷程〉，《世界漢語教學》2002年第3期，頁80-90。
- 張誼生：〈「副+是」的歷時演化和共時變異——兼論現代漢語「副+是」的表達功能和分布範圍〉，《語言科學》第2卷3期（2003年5月），頁34-49。
- *張麗麗：〈從限定副詞到充分條件連詞〉，《清華學報》第39卷3期（2009年9月），頁355-388。
- 張麗麗：〈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1期（2009年11月），頁99-145。
- 陳偉琳：〈限定副詞「只」、「就」語義指向辨析〉，《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8卷4期（1998年10月），頁78-81。
- 陳偉琳：〈「只是」與「只」+「是」的用法及分野〉，《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2001年第4期，頁78-81。
- 馮勝利：《漢語韻律句法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
- 董秀芳：〈無標記焦點和有標記焦點的確定原則〉，《漢語學習》2003年第1期（2003年2月），頁10-16。
- 董秀芳：〈「是」的進一步語法化：由虛詞到詞內成分〉，《當代語言學》2004年第1期，頁35-44。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4月。
- 劉利：〈「不過」的詞匯化問題補議〉，《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3卷5期（2004年9月），頁100-102。
- *蔣冀騁、吳福祥：《近代漢語綱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
- 蔡甜：《「可是」「但是」「只是」的詞匯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碩



士學位論文，2007年6月。

* 蔡維天：〈談「只」與「連」的形式語義〉，《中國語文》2004年第2期，頁99-111。

鄭劍平：〈《漢書》「但」字考察〉，《西昌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4卷2期（2002年6月），頁26-28。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語法演化——世界語言中的時態、體貌與情態)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Greenberg, Joseph H, “The last stages of grammatical elements: contractive and expansive desemanticization,” (語法成分的最後階段：收縮式與擴展式的去語義過程) in Traugott a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1991), vol. 1: 301-314.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語法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03].)

Horn, Laurence R, “A presuppositional theory of Only and Even,” (Only「只」與 Even「甚至」的預設理論) CLS 5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69.)

Ian, Roberts and Ann Roussou, *Syntactic Change—A Minimalist Approach to Grammaticalization*. (句法演變——從最簡方案看語法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Inoue Aya, “From Exclusive Particle to Adversative Conjunction: A Study on the Particle *tasol* in Tok Pisin,” (從限定助詞到轉折連詞：托克皮欽語助詞 *tasol* 研究) 3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Dwinelle Hall, 9-11 February 2007.

König, Ekkehard, *The Meaning of Focus Particl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焦點助詞的語義：從比較觀點論之)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Langacker, Ronald W, “Observations and speculations on subjectivity,” (主觀化的觀察與研探) in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5), pp. 109-150.

Langacker, Ronald W, “Subjectification,” (主觀化)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1990), pp. 5-38。

Nevalainen, Terttu, “Modelling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Function Loss: the case of *but*,” (功能分化與功能衰退模式：but 個案分析) in Sylvia Adamson, Vivien Law, Nigel Vincent and Susan Wright eds., *Paper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p. 337-355.

Rudolph, Elisabeth, *Contrast: Adversative and Concessive Relations and their Expressions in English, German, Spanish, Portuguese on Sentence and Text Level*. (對比：轉折與讓步關係及其在英語、德語、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語句與篇章中的表達)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6.)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語法化中的主觀化) in Stein, Dieter and Susan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5), pp: 31-54.

Wu, Hsiao-Ching. “A Case Study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GUO in Mandarin Chinese -- Polysemy of the Motion Verb with Respect to Semantic Changes,” (現代漢語「過」的語法化研究——移動動詞在語義演變上的多義現象)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4(2003), pp. 857-885.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ai, W.-T. (2004). On the formal semantics of *only* and *even*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2004.2, 99-111.
- Chang, L.-L. (2009). From restrictive adverbs to sufficient conditional conjunctions.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9(3), 355-388.
- Jiang, J.-Ch., & Wu, F.-X. (1997). *Jin dai han yu gang yao* (An outline of Proto-Mandarin).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al.
- Lu, Sh.-X. (1992). *Zhong guo wen fa yao lue* (A brief Chinese grammar). Taipei: Wen Shi Zhe.
- Lu, Sh.-X. (1999). *Xian dai han yu ba bai ci*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Oota, T. (2003). *Zhong guo yu li shi wen fa*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Chinese) (Jiang, Sh.-Y., & Xu, Ch.-H., Trans.).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 Shen, J.-X. (2004). Shuo bu guo (On the word *buguo*).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04.5, 30-36, 62.
- Xi, J. (2010). *Jin dai han yu lian ci* (Conjunctions in Proto-Mandar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 Zhang, Y.-Sh. (2000). *Xian dai han yu fu ci yan jiu* (A study on the ad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Shanghai: Xuelin.
- Zhou, G. (2002). *Lian ci yu xiang guan wen ti* (Conjunctions and related issues). Hefei: Anhui Education.